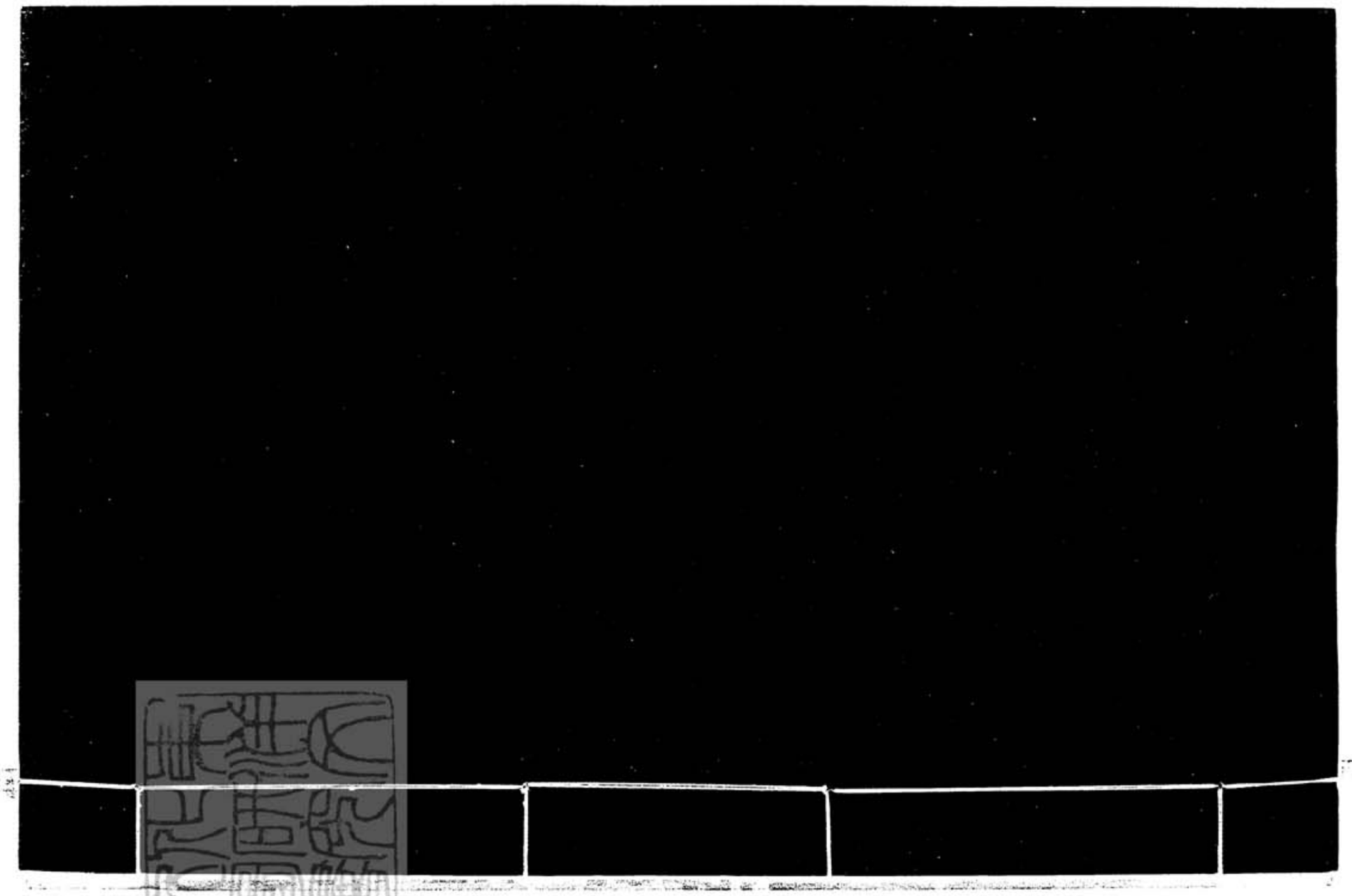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圖書

[illegible]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貞觀政要卷第七　戈直集論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令。平聲。）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更平聲）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論。平聲。）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分為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真氏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又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之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即位也。廣招瀛洲之賢。其既即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干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去聲。驛傳也。）令詣京師。（令。平聲。後周）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吏職入仕也）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筭。凡七學。）

（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筭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

太宗又數幸國學。（數音朔）令祭酒司業。（凡會同饗醼。必尊長先以酒祭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為初獻。司業。其貳職也）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音掌）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篋。方竹器。所以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幾平聲）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

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坌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

（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為先聖。而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為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以致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苦旦切。皇姓。侃名。明三禮。為散騎侍郎。一作皇甫侃者非）褚仲都（明周易）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為國子博士）沈重。（字子厚。通春秋群書。為五經博士）陳沈文阿。（字國衛。通三禮春秋。為五經博士）周弘正。（字思行。晉周顗之後。為國子博士）張譏（字直言。武城人。為國子博士）隋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為國子祭酒）劉炫（字光明。河間人。為太學博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見。音現）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氏謂孔子所言左丘明。在孔子前。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為此傳也。或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考姓氏書曰。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寘於公穀之列者。蓋漢晉以來相傳。誤以左氏為左丘明也。）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禮。春秋）公羊高（公羊姓。高名。子夏弟子。傳春秋）穀梁赤。（穀梁姓。赤名。子夏弟子。傳春秋）伏勝。（濟南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高堂生。（魯人。前漢為博士。得儀禮十七篇傳於世。為漢言禮宗）戴聖。（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記三十六篇傳於世。號小戴記）毛萇。（趙人。為漢

（河間獻王博士。治詩）孔安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為博士。至臨淮太守。為古文尚書之宗）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之後。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校五經）鄭衆（後漢為大司農卿）杜子春（後漢河南人）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著春秋三傳異同說）盧植（字子幹。後漢為北中郎將）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易。書。詩。禮。論語。孝經。國語。乾象暦。天文等書）服虔（字子慎。後漢為九江太守）何休（字邵公。後漢為諫議大夫。解春秋公羊傳孝經論語等書）王肅（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常蘭亭侯。注孔子家語）王弼（字輔嗣。三國時。為魏尚書郎。注易）杜預（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注春秋左氏傳）范甯（西晉時為豫章太守。注春秋穀梁傳）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父。音甫。魯哀公誄孔子之稱）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名儒之子孫。雖其經術學行。未探聖賢之閫奥。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當此秩祀。遂為不刋之典。太宗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式儒之近者。恩沾於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去聲。後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衛皇后所生。）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雋音吮。姓也。不疑。其名。字曼倩。渤海人。時為京兆尹。）斷以蒯聵之事。（蒯。古買切。蒯聵。春秋時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後十五年蒯聵入。是為莊公。輒乃出奔。）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太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人須用德行學識為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其說美美。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名籀。其先琅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為子。）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重。平聲。）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蠭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

方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晉以員外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令平聲）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另為一章。今合為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為之盡廢。然為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諸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道未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轇轕。學者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盡廢。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秦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文彖。自唐之疏義既出。而經傳殽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之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

（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禀定性。（夫音扶）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音腎。大蛤也。海上月明。蜃吐氣如樓閣之狀。）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燧取火之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漆。蘇秦。字季子。雒陽人。師鬼谷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三篇。擢為江都王相）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音扶）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學記之辭）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己。則性無內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于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歎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比音鼻）前後

漢史載録楊雄甘泉羽獵（楊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從以為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故作羽獵賦以風）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司馬複姓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子虛虛言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圉為子虛上林賦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班固兩都等賦（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漢明帝時為校書郎繼父業著西漢書後迁玄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胡氏寅曰凡人之心己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以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如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尅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小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字皆足為後世法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固難律之以春秋之法要使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之文何必厠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近時司馬氏作通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矣司馬氏之書真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避太宗諱除世字）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

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秪如梁武帝父子。（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國號陳。多與狎客賦詩。後為隋所滅。封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玉樹後庭花曲。清夜遊西園曲之類）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去聲）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為要論。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昭回天章。光被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厭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以記人君言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平聲）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動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徵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兩箴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癉音亶病也）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平聲）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止應（平聲）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見公平篇注）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鴆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即殺人。春秋時魯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孟任生子班。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為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季友以公命使人飲叔牙以鴆）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蓋上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

（愚按。唐世臨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自比於周公誅管蔡。為同類。亦不能逃儒者之議焉。文公朱子謂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愚謂使建成有泰伯固讓之心。而太宗得如王季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宗。可以掩絕千古矣。是可為嘆息也）

禮樂第二十九（凡十二章）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令平聲）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

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偏有旁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比音鼻）帝子拜諸叔。諸叔亦即荅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昭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說見朱子中庸）（或問）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荅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敘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無二上之義）（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冑。所以尚敬也。矧以帝諸子而受諸叔之荅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季輔之言。太宗之詔。誡為彝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比音鼻）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喪平聲）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

吊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平聲）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降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甚令人欲遠絕而不能然嘗觀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從古以來有是說此又何也以子卯而不樂亦猶辰日而不哭也太宗嘗以辰日哭張公謹矣此固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父天母地之傾摧號天叩地之不及乃以辰日而不哭此情果何為哉太宗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流弊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之乖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庶幾其少改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平聲）致拜於父母（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藐焉而中處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詩曰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鞠我者一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無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乾下坤而處於中者乎獨非為天下父母者之民乎獨非一家父母之子乎而曰出世間矣上而不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在君臨之內與不出鞠育之中與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唐世至於坐受父母之拜尤為不經之甚太宗勅之禁斷仍令致拜父母允合民彝誠可為後世之法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比音鼻）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好去聲）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

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音古）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棻等撰周齊梁陳隋史書成遷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諜兼據憑史傳（去聲）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為去聲）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

松檟（音賈）依託富貴我不解（音懈）人間何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背音倍）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通鑑作崔民幹避太宗諱除民字）猶為第一等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繫於冠冕婚姻

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稱去聲。按通鑑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唐氏仲友曰。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土揖為之禮。奠繫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遭許李挾艷后以焚信書。至見自為勳格。而又納幣踰制。禁昏成教。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傳。可勝歎哉。林氏之奇曰。善惡貴賤之在天下。猶白黑之不相掩。初不可以一時之私見而決之也。班孟堅作古今人物表。上曰義皇。至于西漢。凡善惡之目。別為九等。而錙銖之。遂使後世之議。紛然而起。此無他。善惡之在天下。自有公論。而非一時私見所得而決之故也。太宗之論。可謂一當世之失。以合夫天下之公論矣。然猶以一時品秩之高下。而為後世門戶之貴賤。則太宗所見。猶未免於徇流俗之情也。孰若付之公論。使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乎。）

（豈宜以天子之女而壞五常之大倫乎。太宗能善王珪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庶幾乎人倫之主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古者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主為朝王。故名朝宿。從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故名湯浴。隨事立名爾）芻禾百車。（芻芟也。禾稈也。所以供軍馬）待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燎音療。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去聲後同）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至京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平聲）就京城閑坊爲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觀焉（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王朝會寓焉。上計吏到京寓焉。太宗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允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爲王下馬（為去聲）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

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母弟同母之弟也）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音掌）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愚按昔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敬於其君君之所以禮貌於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免啓太宗輕我子之疑而太宗之言亦豈貴貴尊賢之道哉且當是時儲位之定久矣太宗至是而有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魏王泰輩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邪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別彼列切）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者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喪平聲殺音賽）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稱去聲後同）原夫（音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

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與音預）考之經史。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寧不亦淫從其欲。抑豈不可諫）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詩秦渭陽篇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朱子註。舅氏。秦穆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令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為去聲。後同。喪平聲。後喪紀同。五月。小功之服）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推他回切。遠去聲。並後同。禮喪記篇之辭）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從去聲。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掌）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契音挈）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為如字。後同）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稱如字）載

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兄子長。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顏弘都則竭誠致感。（名含。晉時人。嫂樊氏。因疾失明。含盡心奉養。醫須蚺蛇膽。含憂歎累時。有童子持囊授含。開視乃膽也。藥成嫂病愈）馬援則見之必冠。（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奉嫂致恭。不冠不敢入廬見）孔伋則哭之為位。（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禮記檀弓篇。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喪平聲）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論。平聲。傳。去聲）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齊讀曰咨。衰七雷切。齊衰。五服之第二等。衣長六尺。博四寸。裳下緝曰齊衰）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服九月）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詔。從。知字）此並魏徵之詞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損之或益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嘗聞之師曰凡喪禮制為斬衰功緦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蓋服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惟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之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之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意所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制未嘗薄也大抵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為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音洛後同）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去聲）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外親沒之後）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米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良有以也。況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音渠。病苦也。詩蓼莪篇之辭也。）柰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通鑑）（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焉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乎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後世流弊之遠。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君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下以孝。臣子訓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也。）

太常少卿（少。去聲）祖孝孫（祖。姓也。孝孫。名）奏所定新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至是叶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律皆用。而孝孫又以二十二用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聲。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變宮。本宮近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

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撙。祖本切）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陳後主。奢淫日甚。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相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由是覆滅）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齊東昏侯時。作伴侶曲。後為蕭衍所滅）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

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夫音扶）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爲公奏之。（爲去聲）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唐史無此九字）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孔子之辭）樂在人和。不由音調。（調去聲）太宗然之。（按通鑑係貞觀二年。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云云）

（司馬氏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與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難。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矣。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

（朱氏黼曰。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者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感其心之逆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怒之別。而其音噍殺嘽緩。粗厲勁直。亦足為其民之思憂康樂剛毅肅敬之殊。聞韶護之音。不覺和易。聽鄭衛之曲。不期流靡。事有固然。是豈經傳謾）

（云哉如太宗所言則聖人移風易俗之具防情教和之理皆妄誕也聖人曰鍾鼓云蓋傷後世徇器而忘情知末而喪本耳魏徵知太宗之非不諫而反執是以順其旨不惟不知樂固亦不知經義也

愚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仁浹眾賢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律本制器物立曲調習舞節作為一代之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如此是故黎民時雍韶樂之本也然非后夔制樂何以致鳳凰來儀之盛綏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也然非周公制樂何以致清廟肅雝之盛蓋樂本於聖人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德樂本於天地之和而樂之成也又有以召天地之和先王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也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樂而無其德固無以為美教化成風俗之本徒有其德而無其樂則亦何以為感神人和上下之具哉唐之君臣謂樂在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遽謂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則是先王制作皆為具文矣豈不悖哉嗚呼自秦滅典籍樂經最為殘缺今其可知者百不存一後之人君汲汲而求之猶懼其漫滅難考而況訾為無用之具乎司馬氏譏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詎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陳音陣破陳樂即七德舞也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陳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刺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曲伸以象魚麗鵝鸛觀者莫不扼腕踊躍元日冬至朝會慶賀常奏後舞人改用進賢冠虎文袴騰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旌居前更號神功破陣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名之也所以示其發揚蹈厲之容也）天下之所共傳然義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馬邑人隋世為鷹揚校尉義寧初據馬邑郡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稱帝改元後太宗敗之于并州奔突厥為突厥所斬）薛舉（蘭州人隋末起兵自號西秦霸王建元後僭帝號于蘭州太宗降舉于高墌城未幾死子

（仁杲代立。秦王率諸將討之。以仁杲及其黨歸京師。斬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為，去聲。後我為同）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戰，一作攻）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易，以豉切）朕以見在將相（見，音現。將相，並去聲）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曾，音層）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重，平聲）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宗令魏徵與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皆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是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

愚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不可得而知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發揚蹈厲之容。進退擊刺之節。不過以象其克殷紂服荆蠻之事而已。固未聞圖畫亡國之君而陳之也。唐七德之舞。銀甲執戟。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之陣。雖不能上法三代。蓋亦庶幾武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為未盡。請圖畫劉武周等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瑀何所據而云邪。太宗謂今日將相。有嘗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之情耳。要之。瑀之論。非特不便於當時。盖亦無稽於往古也。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貞觀政要卷第七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